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九十九回 嫦娥白日返瑤台 師相黃冠歸玉局

建文二十六年秋七月辛卯，月君拜送鬼母之後，鮑師問曰：「帝師心中尚有何事？」月君曰：「我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矣，更有何事？求師指示。」鮑師曰：「大約劫數已完，王師不宜留此，自我發之，還須自我收之。呂軍師前生修於玉局，今生隱在嵩陽，久任軍機，已昧夙因。自我始之，還須自我終之，不可不指點其歸路。」曼師道：「還有哩，自我借之，還須自我還之，剝魔王之二百萬金，要賴了他走哩！」鮑師道：「不要睬他。以魔道而與太陰天子結為姊妹，是將此金銀買的體面。就如鄉里財主與紳宦結了婚姻，傾家去承奉，也是情願的。」曼師道：「如今卻是現任官員為著急事，央人向財主借的哩！」

月君道：「毋戲言，恩債豈肯負他！等我先打發了兩處。」

就握筆寫下一帖，是發與劉元帥的，云：

孤家於黎明要往省故國，元帥劉璟可速退兵至河間，俟建文帝回鑾，請旨定奪。

月君問鮑師道：「闕下耆舊諸臣可否亦微諭意，聽彼自行其志何如？」鮑師道：「也少不得。」隨信筆揮二絕云：

廣寒仙子下瑤台，只為綱常掃地來。恭伐天心行殺伐，凜然正氣日中開。

燕孽魂亡一劍飛，國仇雖報帝無歸。幾多未了忠臣事，留與千秋弔夕暉。

又寫下發與呂軍師的五言律一首。都用上玉璽，封作三函，如軍機羽檄一般。統付與女金剛，並傳入劉元帥營中，從塘汛轉發。月君乃謂曼師道：「魔王之債，現放著宮中有碧霞元君儀仗，並諸仙真龍女饋送的寶物，約值數百萬金，將來准折也算得過，獨是沒個移去。」曼師笑道：「枉在世間走一遭，半些兒東西也存不得，真個是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了。你這裡發了念頭，他那裡便自移去，不用送得。」月君道：「妙哉！請問二師，我四弟子能隨去否？」曼師道：「去得，去得。罡風一吹，好像著了我的扇子，化作灰塵，豈不了了？」鮑師道：「胡說！我道家羽化登仙，豈是肉身去的？」隨命滿釋奴積薪於東台之下，候著舉火。

時女金剛已回來復命，王師都在台左右成行逐隊的過去。

各營將士只道又有怎麼妖法的人來對陣，所以亟令退兵。唯元帥劉璟料到八九分地位，就同阿蠻兒、瞿離兒、小皂旗三將統領數騎斷後。走不五六里歇下，探望動靜。東方微有白意，月君便呼四弟子諭遞：「道行淺深，爾等寸心自知。若能屍解，隨我上升，即登東台。倘有未穩，不妨入山修煉。慎毋因有我累汝等。」素英四仙姑齊聲應道：「身外有身，玄中有玄，幸得相隨帝師也。」皆就升台趺坐。曼師笑道：「快放火，四位佳人有了些塵土氣，要向火宅中轉一回，好換出個新鮮麵龐，快燒，快燒！」

滿釋奴有些遲疑，女金剛即來舉火，曼師又吹口風，頓時烈焰冲天而起。城內城外都道是失了火，連燕國早朝的官員與太子仁宗都上五鳳樓來看。時太陽初升，正射著城西，遍空中彩霧盤旋，香風縹緲，隱隱聞有天樂之聲，遙見多少仙官仙吏都著霓裳羽衣，各執絳節雲幡，佇立層霄，恰像個迎接人的。

月君早已穿著天孫賜的混元開關一炁仙衣，戴著碧霞元君送的藍玉雕鏤九鳳冲天百寶冠，束著嵩嶽夫人獻的伽楠造成五龍銜珠帶，蹬著東海龍女貢的青絲織就百花凝香履，拜別了鮑、曼二師，又與兩位劍仙稽首作別。范飛娘等四員女將皆俯伏拜送。早有一隻素鸞鳥下在台端，向著月君延頸舒翼，若有所訴。

月君視之，即廣寒宮中所馭之由禽。天狼星搶來時，全虧他斜飛退避的。才斂衣坐於鸞背，忽東台一聲響，為火崩裂，四大弟子屍解出神，各御彩雲一朵，隨了月君，冉冉升上雲霄。有《天仙子》一闕為證：

月愛千秋人耐寡，花憐萬劫容如畫。問君何事下塵寰？揮鐵馬，風雷咤，直教殺得真龍怕。

縹緲素鸞雙羽下，六銖衣斂輕輕跨。送君此日上空冥，紅埃謝，銀河瀉，天香重鎖瑤台夜。

滿釋奴、女金剛大叫：「帝師帶了我等去！」月君微微回顧，二女將遂躡身躍入火內。鮑師亟收了二人的神魂，謂曼師道：

「女金剛是道兄，滿釋奴是我的弟子，各帶回洞府，水火煉度他們成道罷。」曼師笑道：「兩位劍仙各有弟子帶去，唯獨老鮑、老曼大家帶著個死鬼走，不要被迷了，不是要。」諸仙師皆大笑。於是轟隱娘攜了回雪，公孫大娘攜了范飛娘，稽首作別，凌空而散。其時燕京內外，遠近地方，上自朝廷百官，下至閭巷庶民，無不目擊唐賽兒肉身成聖。白日飛升。這樣一樁奇事，到是自己部下，只有劉璟、阿蠻兒、瞿離兒、小皂旗四人在五里以外望見，各拜手遙送，不勝太息，飛馬趕上大軍，不題。

卻說呂軍師在荊州，先於數日前，有程知星從黔中而來，說聖心安於空門，無意復位。齎一玉函，雲復帝師之命，便匆匆就道而去。軍師方在躊躇，擬欲草疏奏請東宮正位。忽於夜半，轅門傳鼓，報說帝師有軍機令旨到來。如飛傳進，卻是一道羽檄。拆開視之，乃黃麻紙上寫的五律詩一首云：

不省前生事，花開玉局關。群真常接珮，玉女每依鬟。

雲繞天彭關，江回灌口山。只今軍國重，何日復仙還？

軍師心下了然，是帝師指示夙生，須急流勇退之意。但算知星程途，即使日行三百里，也不得到帝師所在。此詩是先發的了。隨傳來人問：「已破北平城否？」應道：「那日燕國遣使請盟，帝師不許，限在三日內拔城。即於次日，在劉元帥營中發出令旨，令飛送到軍前的。」

軍師發放來使，隨布著草筮得一卦，乃「天火，同人」，大笑道：「火炎於天，帝師已經上升。卦名『同人』，是有諸弟子隨之。《彖辭》『同人於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貞』當應在我。天彭、灌口，皆在蜀中，此正『利涉大川』。第『同人』難得，則如之何？沈珂是舊弟子，彼有老親，不可使之出家。唯大將劉超至今不娶，心極向道，但不在弟子之列。」即遣使召至，先將帝師律詩與他看過，然後將所卜之卦與歸蜀之意細說一意。劉超道：「是耶！軍師在南陽臥龍岡夢與諸葛武侯談心，言有生在同鄉、歸亦同鄉之語，今已驗矣。」軍師瞿然道：「我竟尚未想到，豈非一定之數乎？」劉超又說：「小將自蒙轟劍師救命，恨生男子之身，不敢皈依女由師。洎承軍師垂憐，又忝在部伍之列，亦不敢托於門牆以干軍令。今日願從軍師入山，成吾素志。」軍師大喜道：「召汝即是此意，但非某所敢啟齒。『同人』一卦，端的不虛。自後宜以師弟相呼也。我向制有道家衣冠，便可帶去。」隨傳令箭，說軍師要微行察閱江道：「著棹小快船一隻，止用水手四名。頃刻已備。」

呂軍師與劉超向闕拜辭，悄然下了小舟。鐘聲初動，缺月方升。乘著一江霧氣，竟溯江陵，由三峽而上，易了道裝。至於錦江，捨舟從陸路。經諸葛武侯祠廟，師弟二人進去瞻拜一回。迤邐到了灌口山，再尋著天彭關，然後探訪玉局，在萬山之中往來有半月。一日到個去處，陡見千峰疊翠，萬木飛泉，回抱著個洞天，有《小重山》一闕為證：

翠壁垂蘿掛夕陽。一灣清石間過，韻鏘鏘。幽禽聲似喚人行。秋風轉，拂面是天香。玉洞此中藏。千春松掩映，更宮筍。絕無人到啟山房。端詳處，驚吠有仙龍。

看那峭壁上，橫題著四個大字，曰「玉局洞天」。其下翠岩分處，有兩扇小白石門掩著。呂師貞顧劉超道：「此間是矣，汝為我敲門。」劉超敲至數下，一小道者啟門而出，將他師弟兩人仔細一認，忽失聲道：「師父，師兄，直到如今才回來麼？」

師貞一面步入，應道：「幾乎忘了。」洞內豁然大開，絕非人世境界，石樑流水，曲房回樹，皆自天然生就，亦間有人工構出者。琪花瑤草，點綴於石台之隅；白鶴玄猿，鳴嘯於松林之妙。有《阮郎歸》小令為證：

洞天深鎖碧瑤枝，秋風葉不飛。彩霞掩冉數峰西，畫屏天半低。猿一嘯，鶴雙啼，石泉流翠微。參差曲逕往來迷，阮郎何處歸？

小道者引至一幽軒，推開小牖，道：「師父請看。」師貞見石榻棕單上坐著個羽士，與自己一般面貌，爽然悟道：「來世不知

今世事，開門原是閉門人。」隨問：「坐在此幾年了？」小道者說：「師父說是神遊訪道，歷經五十四年矣。這位劉師兄因念師父，出山來尋，亦已四十多年矣。」師貞問怎麼知他姓劉，小道者笑道：「他姓劉，道號醉石。師父姓呂，道號一真羽士。弟子怎得忘記？」師貞又問：「汝姓什麼？」小道者又笑道：「弟子姓韓，道號漱石。師父倒忘了哩！」師貞謝道：「非是我忘，我與汝師兄已經輪回一次，做了多少事業，正不知怎樣去投胎，仍是合著本姓。你是一世，我二人是兩世了；汝今尚是童顏，我已作蒼髯老夫。豈不可歎！」又顧謂劉超：「我與汝前生原是師弟，一到人間，各不相識。今日夙緣有在，幸得同歸舊路，再勿復念往事了。」師弟三人不勝欣喜。志心修煉百有餘年，各上升大羅天雲。

餘按異類，往往有成精而至於通靈變化者。所謂神仙，亦人之精也。以物之無知，尚能吸天地之靈氣以運用，而況於人乎？或謂是固然矣，第凡夫肌骨重於泰山，故成仙者多由屍解，何唐月君肉體而能上升耶？曰：古有之，旌陽真君是也。夫所謂屍解，乃身外之身總由一氣凝聚孕育所成，有形而無質。至若肉身成聖，則後天之氣皆化為先天一炁，其肌骨則堅如金而輕若絮。唐詩有云：「安知仙骨變黃芽」，此之謂與？考真君為吳猛弟子，而猛之成仙，返在旌陽拔宅飛升之後，又將百年，究亦止於屍解。此蓋根器大有懸殊，非修持之所能庶幾者，又何疑月君肉身之上瑤台也哉？噫！玄機不可盡泄。且看下文結煞。